

大衆翻譯叢書

# 海 燕 之 歌

蘇聯 · M · 高爾基著

大衆翻譯出版社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

文藝翻譯叢書

# 海 燕 之 歌

蘇聯·M·高爾基著

茅

盾譯

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

---

本書根據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文  
出版局英譯高爾基選集第一集譯出

總 8      文藝 7      32開      260面

---

## 海 燕 之 歌

蘇聯·M·高爾基著  
芳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信譯

★ 版 權 所 有 ★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北京初版

出版者 人民翻譯出版社

發行人 陸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劍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秋

(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)

三聯、中華、商務、開明、聯營、聯合總經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總經售

---

京 1—8300

定價9500元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海燕之歌·····       | 一   |
| 一個歌是怎樣作出來的····· | 五   |
| 同志·····         | 二五  |
| 瑪爾娃·····        | 二七  |
| 正月九號·····       | 二九  |
| 輕骨頭·····        | 一七九 |
| 一個人誕生了·····     | 二二  |

## 海燕之歌

在白茫茫的海上，風正在召集着烏雲，而海燕卻在雲朵和海洋之間驕傲地環飛，好像一支黑色的閃電。

一會兒他的翅膀輕觸波浪，一會兒他像一支箭似地昇起，劃破着雲朵並且銳聲地叫喊，而雲朵卻在這隻烏兒底勇敢的叫喊裏感到狂歡。

在這樣的叫喊裏，傳出了對於暴風雨的渴望！傳出了他的熱情底，他的憤怒底，他對於勝利的確信底火焰。

海鷗在恐怖中悲鳴——一面悲鳴，一面掠過波面——並且恨不得把自身的恐怖埋藏在碧海的深處。

潛水鳥也在悲鳴。他們配不上享受鬪爭底無名的狂歡。他們被霹靂的雷聲嚇得發抖。而蠢笨的鵝鵝也躲在岩石的縫隙裏，可是，只有海燕在海洋上，在噴出銀色的波濤上。

驕傲地環飛！

越發低垂的、越發黑蟻蟻的烏雲直壓到海上，而歌唱着的波浪卻迎着雷聲向上奔騰。雷吼了。現在，波濤和風進行劇烈的搏鬥。而憤怒的風用牢不可破的手臂將它們一把抓住，並把這些碧綠的波濤扔在岩石上，激起破碎的浪花。

海燕像一支黑色的閃電似地環飛而且叫喊，像一支箭似地射穿着烏雲，迅速地衝破着波濤前進。

他奔馳着，像一個惡魔。這暴風雨底黑色的惡魔，又是笑，又是哭——他笑烏雲，他因狂歡而哭。

在雷聲底霹靂中，這位聰明的惡魔聽見了聲嘶力竭的怨言。他確信雲朵掩沒不了太陽，烏雲決不會，決不會將太陽掩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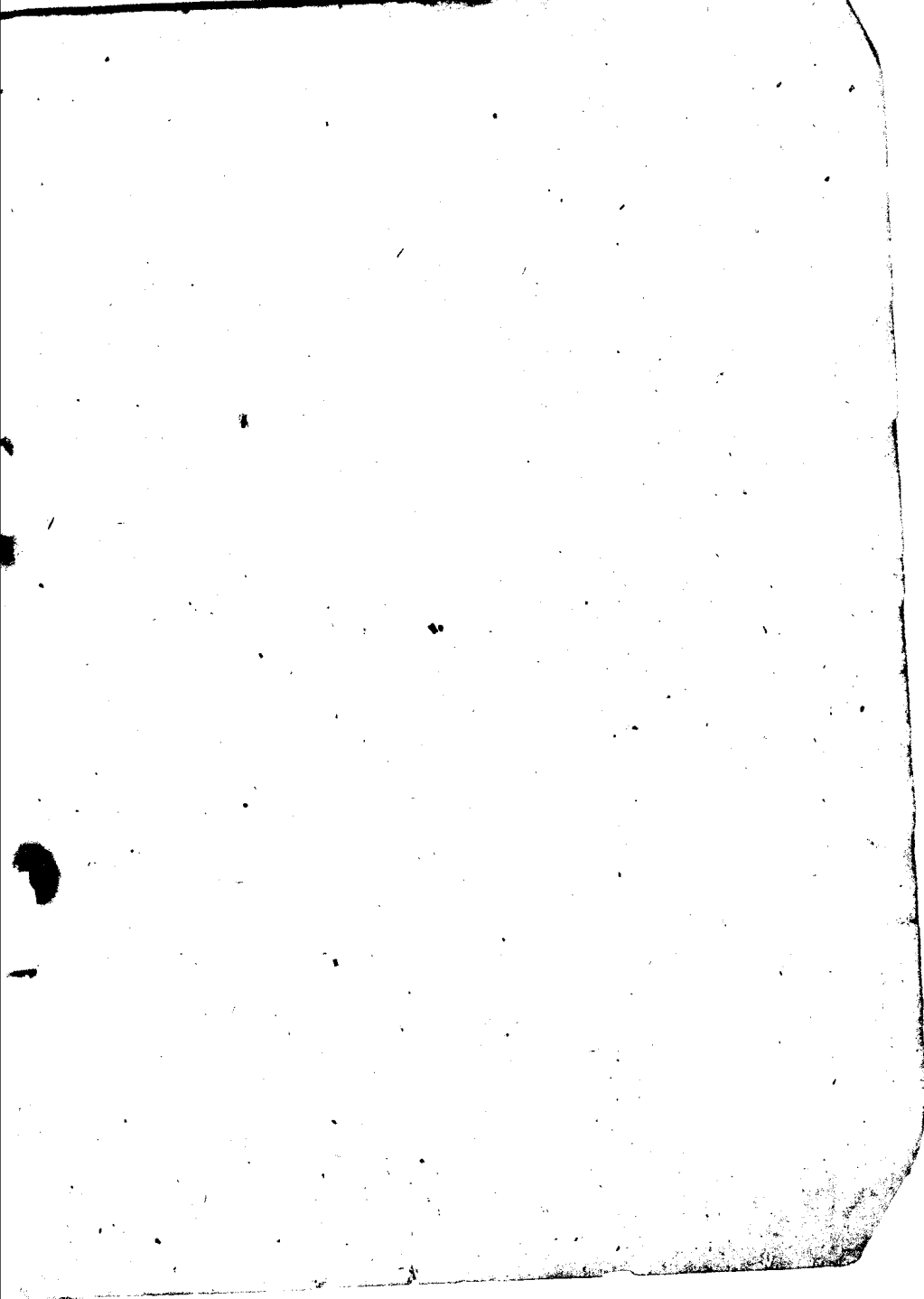
波濤洶湧……雷聲霹靂……

鉛色的閃電在籠罩着無邊無際的海洋上的烏雲裏閃亮，這些火箭讓波濤給逮住了，給消滅了，而蛇形的返光卻在碧海中扭動，消逝了。

暴風雨！暴風雨快要來臨了！

可是，勇敢的海燕卻在閃電中，在怒吼的、澎湃的海洋中驕傲地環飛，並且他的叫喊發出歡樂的回聲，好像勝利的預言一樣——

讓暴風雨排山倒海地來臨吧！





## 一個歌是怎樣作出來的

這是兩個女人如何在一個夏天的某一天，伴着教堂底淒切的鐘聲作出一個歌曲的故事。這件事情發生在阿爾查瑪斯的一條靜寂的街上，夕陽正要西沉的時候，在我所住的房屋久邊的一條長凳上。市鎮正在一個六月天氣的悶熱的沉默裏微睡着。我拿着一本書坐在窗前，聽着我的女廚子，那胖胖的、麻臉的愛斯汀耶，和做地方官的我隣居的女傭人靜靜地談天。

「此外他們還寫什麼呢？」她用那男性的，可是很輕妙的聲音問道。

「哦，沒別的了！」女傭人用低抑的、沉思的、沒精打彩的聲調回答道。她是個黧黑的、瘦弱的姑娘，有一對定神的、怕事的小眼睛。

「那麼——就這麼問候問候，送點錢給我們嗎？——對不對？」

「對啦……」

「至於你怎麼活着——誰管呢？唉……」

在我們街上後花園對過的池塘裏，蛙羣正在咯咯地叫着，發出奇異的玻璃似的鳴聲。教堂的鐘聲帶着可厭的頑強浮飄過來，打破着悶熱的沉默。在後院裏的某一個地方，有一把鋸正在發出呼呼的鼾聲，好像我隣居的老屋已經睡熟了，正打着呼，熱得透不過氣來一樣。

「三親六眷呢？」愛斯汀耶用混合着憤怒的悲哀的調子說。「只要你離開他們三俄里，你就覺得好像是一枝從樹上掉下來的樹枝似的！我頭一年在城裏住也是這樣的。我想家真是想得不行了。我覺得好像我只有半兒是活着的，好像我一半人在這兒，而另外一半人卻留在鄉下。我日日夜夜老是想，老是擔心他們怎麼樣了？他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？」

她的說話似乎和教堂的鐘聲相應和，而她也似乎故意用鐘聲般的同樣的調子說着。女傭人抱着瘦骨稜稜的雙膝坐着，東搖西擺地搖幌着她那裹着白色頭巾的腦袋，咬着嘴唇，似乎在用心聽着遠處的什麼。愛斯汀耶深沉的聲音一會兒顯出譏嘲和憤怒，一會兒顯出溫存和悲哀。

「有時候，我懷念家鄉是懷念得這麼厲害；我既看不見，也聽不出在我身邊發生的事情；可是，在那兒我什麼人也沒有。家裏着火的時候，爸爸讓火給燒死了。他當時喝醉了酒。我叔叔是害霍亂病死的。我有兩個兄弟，一個現在還在軍隊裏——他當了下士；另外一個是泥水匠，住在波伊哥洛德。好像他們都讓大水給沖掉了似的……」

慘淡的、西沉的夕陽，掛在投出金輝的迷霧似的天空中。女人底低沉的話聲，噹噹作響的鐘聲，和蛙羣底玻璃似的鳴聲，是在那稀有的瞬間打破市鎮底沉默的唯一的聲響。它們低低地掠過地面，就跟下雨以前的燕子一樣；而在它們周圍上下，只有吞沒一切的靜寂，好像死亡一樣。

我的頭腦生出了一個古怪的念頭。我覺得這個市鎮給裝在一個側放着的大瓶子裏，用很粗的橡皮塞子塞得緊緊的，並且有人懶洋洋地、輕輕地敲着外面發熱的玻璃。

愛斯汀耶忽然活潑地、一本正經地說：

「喂，瑪希邱特卡，幫幫我的忙兒吧……」

「幫你什麼忙兒？」

「作一個歌兒。」

愛斯汀耶大聲地嘆了一口氣，便開始用很快的調子唱着：

在太陽光輝地照耀的白天，

在月亮發出光輝的夜晚……

女傭人遲疑地選擇了音節，繼續低聲地、羞怯地唱着：

我覺得寂寞而又十分可憐……

愛斯汀耶自信地，可是用很動人的調子唱出了這一節詩的結句：

我的心兒呀，爲相思碎成了兩邊。

然後她歡愉地、帶點兒誇耀地說：

「你瞧，正是這樣開始的好朋友，我要教你作歌兒了，就跟紡紗一樣容易……喂，那

麼，咱們接下去吧。」

她沉默了「會兒，好像在傾聽着淒切的蛙鳴和教堂裏的悠緩的鐘聲，然後再巧妙地選擇詞句和音樂：

既無冬天狂暴的風雨，

也無春天溪水的漣漪……

女傭人換了一個姿勢，緊偎着愛斯汀耶，把她那個裹着白色頭巾的腦袋靠在愛斯汀耶胖胖的肩上；她閉着眼睛，這會兒，她更勇敢地、用低微的嗓音繼續唱着：

從故鄉帶來一紙家書，

使我在異地感到安慰。

「行！」愛斯汀耶輕拍着膝蓋得意地說。「在我更年青的時候，就是比這個更好的歌兒我也作得出來！姑娘們老這麼說：『唱吧，愛斯邱霞，唱一個歌兒吧！』唉，我只好盡情地唱

了！  
「喂，下面怎麼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女傭人張開眼睛微笑着。

我通過窗臺上的花朵望着他們。歌手們看不見我，我倒是很清楚地看見愛斯汀耶的粗糙而有酒渦的腮幫子，露在黃色頭巾外邊的小耳朵，灰色的靈活的眼睛，烏鴉嘴似的直鼻子，和四方端正的男性的下巴。她是個狡詐的、愛叨嘮的少女，是個愛酒如命的老酒徒，愛聽人家講聖徒底故事。她是街上最出名的話匣子，不但這樣，而且她好像是全鎮的所有祕密的收藏所。在這個吃得胖胖的女人旁邊，骨瘦如柴的女傭人就跟一個孩子似的。而這女傭人的嘴也就跟一個孩子的嘴似的；她厭長了她的小嘴，好像她剛挨過罵，怕再挨罵，並且就要掉下眼淚來似的。

燕子在街上飛來飛去；牠們弧形的翅膀差不多觸到了地面。顯然是蚊蚋在低低地飛着，預示晚上一定要下雨了。一隻烏鴉坐在我窗子對過的籬牆上，一動也不動地，好像是木頭刻的一樣，用黑色的眼睛注視着穿來穿去的燕子。教堂的鐘聲停了，可是咯咯的蛙聲叫得比以前越發清脆；沉默似乎更凝重了，更熱切了。

雲雀在天空中高歌，

矢車菊在稻草間開花，

接下去：

哦，但願看一看故鄉的田野，

的歌詞：

還要和我的情郎在森林裏漫步……

她們停止了歌唱，沉默了老半天，彼此靠緊。終於愛斯汀耶用低低淒切的聲音說：

「咱倆做的這個歌並不壞，對不對？我覺得好極了……」

「瞧！」女傭人輕輕地打斷了愛斯汀耶的話。

她們向右面斜望着街道。那兒，在瀰漫的陽光中，一個穿着紫色法衣的高大的牧師，神色莊嚴地邁着大步沿街走着，用長長的法杖有節拍地打着人行道篤篤作響。法杖底銀柄和掛在他那寬闊的胸前的金十字在太陽中閃爍。

烏鴉用黑珠子似的眼睛斜視着牧師，懶洋洋地拍拍深沉的翅膀，便飛到了一棵榕樹的樹枝上，又從那兒，牠像一個灰色的泥團似地落到花園裏去了。

女人們站起身來，對牧師深深地鞠躬。他沒有看見她們。她們卻一直站着，目送着他，直到他拐了彎為止。

『對啦，小姑娘，』愛斯汀耶一面替她理一理頭巾，一面這樣說。『要是我更年青點兒，臉子長得更縹緲點兒的話……』

有人用帶着睡意的聲音憤怒地嚷道：

『瑪麗亞……瑪希卡……』

『哦，他們在叫我……』

女傭人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似地跑掉了，而愛斯汀耶重新坐下來沉思着，摸平她膝蓋



上的花布衣裳。

蛙羣咯咯地叫着。悶熱的空氣好像林湖裏的水似的靜寂。白日在紛擾的彩色中消逝了。一陣怒吼的雷聲從特斯哈河那邊掠過了田野——這是好像熊吼似的遠雷。